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第二十五回 秋燕春鶯聞門口 花姊月妹喜談心

話說寶釵感舊，留住鶯兒在府頑笑。忽周瑞家領進個人來說：「奉太太之命，帶來見二奶奶的。」寶釵一看，卻是花襲人。不覺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從那裡來？」襲人見了寶釵，滿眼淚流。不及開言，先磕下頭去。寶釵觸景，想起寶玉，也不禁流下眼淚。用手扶起，說道：「你起來坐了，我有話問你。」周瑞家就出去了。襲人爬起，又哽咽了一回，寶釵叫麝月斟過一鍾茶與襲人吃。襲人見了麝月，倍覺傷心。彼此問了好，襲人接著茶，喝了幾口。用手帕將淚痕止住。方說道：「我從那年離了奶奶跟前，這幾載到南邊去，受了無限驚恐。在大江中拾了一條性命，今春才回京來。仍在城外莊上居住，想念太太同奶奶舊恩，時刻不忘。一前日來了兩次，因老爺山東榮任，門上新管家不敢替回。今日林管家才稟了太太，方得見奶奶之面。這也是我一點誠心所致。」

寶釵說：「你何事到南邊去？」襲人道：「是隨我那個人到南方販米。又作了兩次桐油生意，頗覺順便。這兩年積有幾兩銀子。因我常念太太之恩，奶奶待我的好處，必要回京。舊年冬天，才收了本錢回京。如今開一座油鹽米麵鋪，在前門外，也頗有利。所住的莊子，仍是向日自置的。無可孝敬，在南方來有兩件不堪的東西，要獻太太的。是天然鬆根如意一柄，沉香藏佛一尊。因未向奶奶商酌，不敢造次。外有孝敬奶奶的香珠四事，漢玉面花觀音一座，如皋絨扇四匣，絞綃二端。」李紈、平兒、史湘雲及薛姨媽皆有幾樣人事，拿出給寶釵過目。寶釵遂著人分頭轉致。惟王夫人的物，寶釵帶著襲人周去面送。所給自己東西，說聲：「你太費心了。」也同拿來給王夫人看。便走進上房來，見了王夫人。

襲人先開口道：「襲人受太太天高地厚之恩，從南方在天台山得柄千歲鬆根天然如意，並上天竺請得藏佛，惟祝太太事事如意，佛光護沾，以展襲人一點孝敬之心。」寶釵又從旁替他進言。王夫人道：「你來瞧瞧，就是多情。又如此費事。既然偌遠帶來，我就領情。」襲人又從新謝了寶釵，又將送李紈等物事說了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忒用情。可吃飯不曾？」襲人道：「早飯吃過，午飯尚早。」

寶釵想起前情，待襲人著實優厚。讓他到自家房裡，先備點心給他用了。與他敘起舊事，直說半日，不能盡意。吃了晚飯，就留在屋內，隔床宿歇。次日，到李紈、平兒處望候了。又到櫳翠庵來瞧史湘雲，見湘雲如閒雲野鶴，一塵不染，絕不似當年賦詩飲酒落花滿身時的光景。襲人頗覺心動。及與湘雲接見，聆其談吐，皆有機鋒，深中自己之隱。此時紫鵝自惜春入宮後，便隨湘雲左右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頗有所得。看著襲人浮沉欲海，亦多有所指點。襲人坐不多時，仍到寶釵屋來。

此時寶釵有事，到王夫人上房去議，不在屋內。麝月便讓他坐下，預先備下幾樣點心，現煮了壺好茶，連鶯兒、柳五兒請來，同在一處吃茶食，說閒話。麝月道：「襲人姐姐，你可記得，那年你媽得病，你家去時，晴雯半夜裡嚇唬我。」並說起晴雯撕扇子的故事來。襲人道：「總是寶二爺好性兒，才敢如此。」鶯兒說：「寶二爺真好個性兒，想著我打絡子那會說的話。曾幾何時，怎如作夢一般？」柳五兒不做聲，只吃點心，把茶讓襲人吃。襲人道：「我悔當初不該錯了主意，走一步。到如今想起寶二爺待我好處，我常坐臥不寧。」鶯兒味的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你這話向誰說？你自家做不得你自家主，卻叫誰來替你。別說大節目，就是替你做生日那一事，合家的奶奶姑娘們，不是瞧二爺意思，誰來敬重你？徹夜家行令飲酒呢。」麝月接口道：「連二奶奶給你皮襖裝門面，」也不是無因而至的。」襲人紅了臉，說道：「你們再別提了，我已悔的受不得。還經得你們連好夾歹的這番話。心中一動，手拿著茶幾幾乎撒了。」

正說著，寶釵從外進來。眾人便不言語。見了寶釵，皆站起來。寶釵見襲人眼圈尚紅，便問：「這茶點是那裡的？」麝月便將自己買來請襲人及鶯兒的意思說了。寶釵說：「你便肯念舊，你們可坐了吃。我看著也怪歡喜的。」便向襲人道：「你們一定是提及往日事兒，才傷感的呀。」鶯兒怕寶釵提起寶玉也要傷感，便答道：「不是說咱家舊日，是襲人姐姐說他南邊事，偶爾觸動，落下淚來。」襲人也知鶯兒之意，便隨著說：「我因說在江中遭風，彼時一個親人也沒有，不禁酸心。再不想今日姊妹又在一處吃東西。」說著又淌下淚來。寶釵道：「你再想大伙兒看戲飲酒的事情，更當何如？我且問你，可在南邊到過西湖沒有？見了多少好景致？可對我們說。也省得為此無益之感。」

襲人道：「上天竺進過香，西湖自然到過。那時正值夏天，荷香帶了來，是什麼花港觀魚。畫樂簫鼓，真個往來不絕。沿堤皆陰濃柳色，恰懊雨霽初晴，遠近如畫。雖是人工點綴，亦頗佳麗天然。到了天竺，更自不同入境。昨送太太的藏佛，便從上天竺請來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樣景致，我們長在北邊，可惜未見。」襲人道：「依襲人看來，似不若天台境界，更有仙趣。石橋南畔的松樹，奇怪青蒼，實在可愛。赤城霞色，亦著奇觀。但不知洞口桃花胡麻飯，聞其名未見其實是何光景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可謂賞奇嗜異了。我們想不到你有這等眼界，這樣議論。」便問麝月說：「該吃飯了，你去要飯。我看著你們吃，寬我脾胃。我的飯在太太處吃了。」麝月便叫老婆子替柳媽處取了一桌菜飯，擺在外間桌上。寶釵便叫他們一堆兒吃了，連茶點亦同收拾過去。

忽王夫人著秋紋來說：「芝哥兒有信來家。」請寶釵到上房看字。寶釵便帶著愛兒，向王夫人處去了。不多時，愛兒拿來江西多少土物，內有頂細青花白地蓋碗四個，有一小子抱著兩個盒子，內磁花瓶二件，放在地下，就出去了。麝月連忙站起，亦同放好；襲人說：「這是仿柴窯雨過天晴的樣子做的。外邊不能輕得。麝妹子，你可小心收起。」麝月答應道：「是。」鶯兒道：「四個茶碗也值得偌遠帶來？想必也有好處。」正說著，寶釵回來，吩咐道：「諸物皆攔好了。惟那蓋碗是備進貢的。老爺已命匠人配盒子去。」眾人才知是件稀罕的了。

到次日飯後，寶釵同李紈正與王夫人閒話，報薛姨媽合邢岫煙、寶琴，來替賈政請安。王夫人同兩媳婦連忙接入。薛姨媽年紀已高，近年來常常抱病。這幾月身子甚好，因賈政回來不久，寶琴到家過來看姨夫，連邢岫煙也要探望。寶釵遂同來了。進上房坐下，喝過茶，聞賈政在衙門未回，王夫人預備便飯待了。薛姨媽提起薛蟠弟兄赴南未歸，近來自家多病，要將前項銀子俟薛必如此著急。」又提起周制軍在閩，孫女年已及笄，不知何日來娶？或是在京就親，要煩賈政帶個信去。王夫人道：「這甚容易。聽說幾天內有信到探姑娘處，順便問一聲卻不難。」說著話，林之孝著人回話：「老爺有事，在吏部正堂趙大人家住了。今日不能回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知道了。」薛姨媽傍晚要回去，王夫人留寶琴住幾日，便連邢岫煙同留下。薛姨媽遂先家去了。」吃過晚飯後，寶琴姑嫂皆在寶釵房中宿歇。李紈、平兒說了回話，各自回房。史湘雲白日會過，夜用坐功，也辭了去。

那夜天氣晴好，月色如洗。寶釵便叫麝月初了一壺佳茗，在院內放了桌椅，並春凳上鋪條紅氈坐褥，連鶯兒、襲人皆不拘形跡，同在一處坐了。先說了一回近日家中事體。天交二鼓，秋露甚濃，一陣花香沁人心脾。月娥此時隨著母親，也同在坐，便將熱茶各處斟了一杯。襲人、鶯兒亦幫著送茶。

大家喝了一會，邢岫煙忽提起林黛玉來，遂說那做二蕭韻的詩，及妙玉續吟對月排律來。寶釵又提他《桃花行》古作，遂互相贊歎，說：「可惜這樣個有才貌的佳人，而今安在？」寶釵便向寶琴說道：「那雪地中，妹子抱著一瓶紅梅，站在山坡上。這幅畫圖妹子如今還記得嗎？」寶琴道：「姐姐只說妹子的事，那年元妃端午偏送姐姐的禮。如今又出一位貴人，」總是姐姐府上有福。」邢岫煙道：「不必說這些大處，想起當日姐姐的大量多情，待我等那些好處，也不獨妹子一人感激。就是林姐姐，何等待你，只就那送燕窩的情分，勸他不看雜書，這些話令人誰不起敬？如今芝哥兒少年高第，怕不晉秩一品，才是姐姐的好人自邀天佑哩。」

一席話，連鶯兒、襲人皆同聲說道：「邢姑娘這個話，一絲不錯。」鶯兒又道：「我從小伺候我姑娘，再沒有給我們下人一點委曲。邢姑娘說好人天佑，我姑娘當此語真個不愧。」襲人道：「二奶奶待我恩典，我也不知從那頭說起。古人說結草銜環，只可

期之來生罷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沒得說，拿我這番抬獎。真呀假呀，殊覺令人齒冷。」寶琴道：「這不是眾人過譽姐姐，實在待人得體而多寬厚。人非草木，寧不知感。」

正說著，忽見月光中一亮，霞光四射，紫豔千條。碧空無雲，銀蟾映水，現出一輪月華。寶釵等皆向月作禮。自鳴鐘忽然聲響，忙叫麝月一看，針交丑初。月華-已經散了，遂各收拾安歇。

賈政回來，寶琴見過，請了安。說些家常話，便問及梅調鼎功名。此時梅御史已升了大理寺少卿，梅調鼎也在館議敘，得了福建經歷，尚未起身。寶琴不隨任，到此亦為求王夫人替賈政要封書給周制台，到閩照應的意思。寶琴借著此問，便將來意向賈政、王夫人說了。賈政說：「咱這樣至親，何用來說。我就寫書，專個家人去，你只管放心。」又說了回閒話，就往書房替相公說別的事，走出去了。王夫人又把薛姨媽托他的話，囑咐也寫在字上，不可遺忘。留寶琴、邢岫煙住了數日，才各回家。鶯兒也回去了。

寶釵留襲人頑夠半月，送他許多東西。王夫人也給了兩匹湖縐，一匣九件頭的香料。李紈、平兒亦各有人事。寶釵說：「汝閒來可進城，咱再說會話。」襲人千恩萬謝。起身時流淚不止，方才辭出。

薛姨媽回家後，身子又覺不快。薛蝌卻從南京回來，心中一喜，病就好些。薛蝌來瞧賈政，留吃便飯，談了許久南邊事。薛蝌說：「近日江浙一帶，因辦暹羅差事，派累地方，甚是煩擾。」賈政說：「暹羅國事，我已知道。因與安南構兵，前有使者來借兵。朝廷用婉言謝卻，後來轉諭安南，令其各安邊界，毋得滋事。想必兩國因此結怨。暹羅感戴，遣使進貢，如何擾派百姓？」薛蝌說：「正是為此。大都官吏借以肥橐耳。使者已到山東界，聞山東臬司閔大人辦得甚好。僅供夫馬，預備食用。皆係實用實銷，絲毫不擾於民。山東百姓，卻甚感悅。這也是空谷足音了。」賈政聽畢，咨歎不已。又問薛蝌因何不回？薛蝌道：「家兄今冬貨完即歸。」王夫人請薛蝌到內，細問薛姨媽的病。薛蝌說：「這兩日好了，飲食頗加。各處走逛，請姨媽放心。」又說些南邊買賣，便回去了。

薛尚義轉了侍讀兼辦三通館修纂，常在衙門。賈蘭升了內閣學士，點了武鄉試總裁，值更換學差之期。賈茂仍留江西學政。曹紫庭回京，照舊例供職。

不一日，值冬至大節。聖上郊天，百官朝賀，各妃嬪在內殿給皇太后拜冬。皇太后忽然想起那年歸省之恩尚未舉行。因與皇上錫類推仁，頒旨禮部：明春三月陟吉，仍照前旨，諸貴人有父母者，各回家省親。已初出宮，酉正回輦。

這個信報到寧府，此刻賈珍病廢，賈芹、賈薈等素行不謹，不敢托以重務。賈蘭不諳此事，且衙門不得閒。惟賈璉一人，如何能到處照應？因煩了薛蝌、李紈的兄弟李光緒，同來經理。除林之孝不獲分身，又將李貴、包勇、吳新登、周瑞等家人，分段照管。賴升現病，不堪委用。雖在冬月，揀那可修理處，日逐修理。惟杏簾在望及稻香村二處，因看園的趨利，漸開墾遍了，全無往日規模。遂將兩處大費墊培，才復舊況。又知櫳翠庵是仲妃必要降香的，加意修飾，金碧輝煌，與竹木相映。山林中卻亦不甚寂寞。仲妃昔日所居靜室，裱理一新，添備好些陳設，皆賈政親自過目。其餘怡紅院、瀟湘館等處，不甚荒蕪，亦皆修理可觀。山洞、小橋、曲水、假山，無不點綴得宜。一切匾額聯對，可仍舊的仍舊，應換新的換新。惟大觀樓正廳、左右配樓，尤儷翠擲丹，煥然耀目。簾櫳帳幔，燈彩鋪陳。真是珠玉交輝，風龍錯影。屢經仲妃明白誠諭，尚然如此。周貴妃、袁貴嬪諸處，更不知如何華麗，怎樣奢靡矣。

轉眼新正，倏忽春仲，又值會試之年。梅少理、曹少詹、賈學十皆點了房考，同時衡文，多得奇士。深為主司器重，尚未揭曉。

二月底，暹羅國貢使到都，令在四譯會館居住。照例給領廩餼，外札帳房，撥兵防守。其國所進之貢：玳瑁盆一對，夜明犀一隻，火玉三斗，松風石一架。火玉色赤，長半寸，上尖下圓，積之可以燃鼎，置室內則不復挾纒。靈光豆一斗，龍角釵二柄。靈光豆類綠豆大，其色殷紅而光，有芒長數尺，用石上菖蒲葉煮之，即長如鵝卵，稱之可重一斤。每啖一粒，數日不復饑渴。火浣布十端，飛鼠百張，肉桂十二斤，像形何首烏二個。海外小國，非無寶異。可知會昌、元和所載，非盡不可稽也。

其國同高麗使來，高麗各有貢物，國因奸臣謀逆，累世不寧，近乃新立其主，欲仰借天朝封號，以鎮人心。遂約暹羅、日本諸國，後先遣使來朝。備致方物，爰昭臣節。聖上准其所奏，厚待二國使臣，賞賜禮物倍其貢儀。此亦厚往薄來之意。先令貢使齎表回國，稍緩再遣重臣親往敕封二國。來臣謝恩，辭回本國，便不令由舊路，轉從天津出海口，由青萊向浙閩海道，人重洋，歸其本國。若高麗則由鴨綠江航海而去。

再說賈政因仲妃歸省期近，諸事略備。雖仲妃不好嬉戲，然女戲及各樣頑意一無豫辦，心中總覺不安。因著人遍訪文官、芳官的下落，以便尋水得源。二月初即著人各處跟尋，並無的耗。王夫人因襲人來，忽觸起托他丈夫替訪，便向賈政說知。遂叫周瑞同他家裡出城，到襲人村內，將來意說明。襲人滿口應許。那日只訪得芳官，在半偈庵出了家。來送信，並說已囑芳官訪他同伙，可有領班在王公大人府中走動的？便可覓備。賈政聽說，稍覺心寬。

三月初頭，有鳳藻宮首領俞內侍，奉仲妃命來傳諭：此次歸省，原圖與二親及諸姊妹款洽談笑，猶恐為時無幾。再要有女樂雜耍，則是以無益間有益了，況糜費更當節省。諸如此類，皆不許預備等語。賈政才回覆襲人信，止了此事。

倏忽揭曉，賈蘭歸家見過賈政，已知歸省之期定於三月十三日。各處俱經備齊。初十日，即有夏首領到此看了。十二日又有俞首領亦來瞧過，何處更衣，何處朝見，何處筵宴，無不細細定了，開個手折帶去。賈政在家伺候，明日迎接仲妃。

那日賈茂在江西，因歲考饒州府，拿住槍手，奏請照例充發。並條奏嚴定考試規例，四條一折。奏旨部議。因其考校認真，並交部從優議敘。